

我的16歲，我的詩

致那個美好的年代

文、圖 | 賴文誠

那個美好的年代，雖然擁有劇烈變動的走位與旁白，但仍保有依然樸實的布景與燈光！就像傳統的相機，不似現今的數位相機或手機，可以美顏與修飾人們所欲隱藏的某種不喜愛的缺陷，卻以底片呈現整個社會，或者微小的我最真實的形狀。

像是尚未羽化的蛹，我的 16 歲彷彿在複雜濃密的厚繭中窩藏著，那時候的詩，只能寫在不成熟的日常生活與言行舉止裡。我雖然敏感多愁但似乎不容易察覺到自己心靈內在真正的聲音。

在那個外在訊息流動趨於迅速的 1980 年代，大家樂盛行，人們瘋狂於求神問卜，尋找一夜之間能發大財的明牌與希望。街頭民主運動盛行，立法院委員爭吵打鬥的新聞常佔據著電視與報紙的巨大版面。而我每天就如一班準時的公車規律地運行在高中校園與住宅之間，生活單調且平淡無奇！

但我卻能依稀聽見心裡有一種無奈與叛逆正在醞釀躁動，也許那就是讓詩播種在我胸膛深處的某些奇異不安的種子！我記得那時候髮禁才剛解除，從平頭短髮突然留起了頭髮，每個同學開始學習怎麼打扮自己，而我甚至還故意將頭髮燙起，扛著一頭沿路搖晃著輕微波浪的小小海洋呢！有時常想，這是不是就是當時平庸的自己想向外在世界宣戰的某種獨特表現呢？

記得國中時，就對唐詩宋詞等以優美語句，或者充滿創新與具有意境描述手法寫出的作品深感興趣。而且為了升學，也必須廣泛的吸收課本之外多樣的古文、國學常識，以及當代名作。而自己也許就在不知不覺當中，

將寫詩的使命悄悄刻印在自己剛茁壯的胸膛之上！也就是在那個時代，盛行的港劇，加速了金庸與古龍的武俠小說賦予我天馬行空廣闊遙遠的文字空間。而倪匡的科幻小說，則在挑燈夜戰閱讀時加深了我的近視度數與對一切不可能且玄奇的事物產生不同思維激盪想像力的程度。至於姊姊放在床邊一整疊的瓊瑤故事，更給了我對於情感與遙遠愛情的憧憬幻想！

所有的一切看似真實，但仍有其虛幻一面。我時常作夢，在夢裡鋪陳著許多關於意象與情感的詩行；我時常冥想發呆，在腦海裡尋覓著每一個曙光乍現的奇蹟與念頭；我不斷複製自己，在與友伴的互動中，釐清生命的方向！這些都是促成我日後開始創作的基因，只是那時候的自己，也只能大量閱讀書本以及日常生活例行發生或突然變動的各種事物，然後內化到自己的知覺儲藏資料庫裡。只為了等待時機成熟的某個時刻，變成一連串激情奔馳的文字，陳述著屬於自己最深潛的且最值得書寫的某些部分。

我總是懷念著那個資訊來源單純，民風尚稱淳樸的時代。那時只有老三台（台視、中視、華視）固定播出的且非二十四小時輪流接力重播的節目。電腦科技才剛起步，單色的螢幕與枯燥的 MS-DOS 程式與指令語言根本無法吸引大多數人需要充填自己簡單生活的飢餓目光。人們日與夜流動在為數眾多的紙本閱讀工具裡，資訊常需出門至圖書館、書局等處取得，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卻總是密切且溝通順暢的。反觀現今，網際網路發達，智慧型手機與有線電視二十四小時監控著每個人的思想與行動。只要一隻手指，便能瀏覽全世界，許多人宅在家，生活在虛擬的環境裡。當真的不得已要外出時，也必須隨身攜帶著手機，就深怕一但與網路失去聯絡，生活就失去多樣豐富的方向與意義了。

的確，這樣的時代，資訊獲得的途徑相當方便。但想要從人與人真實溝通交談裡，獲得真實的體悟與情感交流，卻因此而變得越來越困難了。這種只有大量的吸收資訊，卻無法緩慢咀嚼思考的狀況之下，我不由得擔心這些必須歷經懇切思考與創新而產生的詩，會在龐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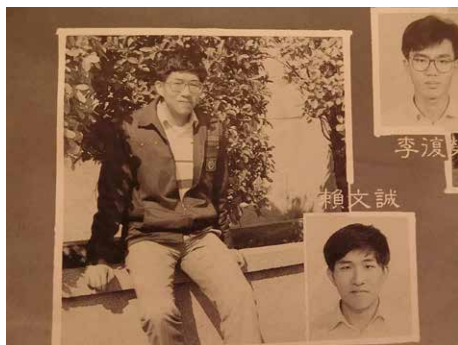
賴文誠(左二)青春出遊四人行。

的網路裡迷失了擁有沿途美麗風景的諸多路徑呢！

這讓我更懷念起那些個充滿著期待，窩居在雜誌或書報末幾頁，等待被認領的徵求筆友的欄位訊息。宛如一個個以名字或暱稱標註的詩題，即將聯繫起一些綴滿著美麗顏色的想像與夢境。每個與筆友長期通信的有情人，總是在優美與抒情的文字裡試圖拼湊出一群讓對方喜愛或感動的語詞。也就是藉由這樣的書寫歷程，間接的促進了彼此的文學素養。我當然也不例外囉！還記得當時也曾與一名親友介紹的女孩長期通信了一陣子。每次要提筆書寫信函時，總是要絞盡腦汁字字斟酌，就是希望書寫出來的文章能盡量不讓對方覺得枯燥乏味。最好能寫出一篇讓自己也感動萬分的書信，千盼萬盼直到接到對方充滿好感的回信捎返時，總是能讓少年的我樂不可支的好一陣子呢！

我相信也就是因為如此，奠定了我日後進行現代詩創作的諸多基礎。我竭盡心力多寫多讀，仔細觀察任何可以填入語句內容的有趣事物，嘗試為舊詞添上新意，用心地將一個一個簡單的文字挑選串連成一篇篇美好完整的詩篇。再加上以婉約動人的情感營造的美好意境，平淡的生活彷彿真的也跟著變得更為美味可口起來了！

當然，拜現在進步的科技所賜，臉友、line 友或網友早已取代了以前那種充滿著想像空間的筆友。可能有人從頭到尾就沒未見過自己朝思暮想



上／髮禁時代與表姊在外婆家前合照。
下／武陵年少，像極了黑白口卡照。

的筆友，然後因為某種無法控制的狀況就斷了脆弱的聯繫！但現在的視訊機會隨手可得，只要雙方願意，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捕捉到對方的身影。所以新世代的人們，彷彿已逐漸放下了營造美感與創造語詞的能力，連書寫內容都變得更口語化了，這似乎不是我所樂見的狀況呢！

記得也就是從那個理想逐漸破繭而出的年代開始，流行歌曲陸續出現了有劇情與特殊效果的音樂 MV，西洋暢銷名曲也悄悄輪流占據我每一個苦悶背誦英語單字的夜晚。許多現在仍活躍於歌壇的巨星，以他們那時候依然年輕且富有活力的創作理念與勇於嘗試的精神，創作了至今仍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而如果仔細觀察的話，就能夠發現到原來許多優美的歌詞，其實就是一首漂亮的詩篇。甚至有些歌詞就是採用名詩人的詩行譜上能引起人感動共鳴的曲調完成的呢！高中時代的我，竟養成了邊聽歌邊複習功課的習慣，好像沒有旋律陪伴，就無法靜下心來閱讀！因而在潛移默化之中，如音符般躍動的詩詞美感也漸漸成為我成長過程重要且無法割捨的一部分！

那個美好的年代，雖然擁有劇烈變動的走位與旁白，但仍保有依然樸實的布景與燈光！就像傳統的相機，不似現今的數位相機或手機，可以美顏與修飾人們所欲隱藏的某種不喜愛的缺陷。卻以底片呈現整個社會，或者微小的我最真實的形狀。而我的詩更如同我的 16 歲，雖然沒有修圖之後，那種令人驚艷的輪廓。但人們卻可以在詩行的間隔和字與字的縫隙之間，看見我最真摯的情感與絲毫不做作的肢體動作。

時代的腳步依然匆忙，記錄在日記角落潦草的某些瑣碎表情也早已殘缺不全了。三十幾年前曾經年少的我，即將以詩句繼續穿越知天命的年紀。那時候的我也許並沒有認真且專心的寫下一首完整且讓人印象深刻的詩，但我以生活軌跡寫下的天氣、情緒或者某次旅行，卻仍會清晰且安靜的書寫在每一頁我所能憶及的，一切美好記憶之中。✉

做 16 歲

賴文誠，作品屢刊載於各文學詩刊及報章間。曾獲得中國文藝獎章、新北市文學獎首獎、台中市文學獎首獎、澎湖菊島文學獎首獎、屏東縣大武山文學獎首獎、台灣詩學小詩獎首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聯合報宗教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好詩大家寫、金車現代詩網路徵文以及數十項縣市文學獎現代詩獎項，作品入選各種重要詩選，著有《詩房景點》、《詩說新語》、《詩路》等詩集。